

李鴻章



李 淳風



系列长篇历史小说

李鸿章

地火 魏润身著

京华出版社

(京)新登字 21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鸿章·地灭/魏润身著—北京:京华出版社,1995.1

ISBN 7-80600-058-5

I. 李… II. 魏… III. 李鸿章—传记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6151 号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一章 以何面目见国人

一、曾国藩之后，李鸿章是独一无二的	...	(9)
二、朕打，朕死在疆场上也要落一个轰轰烈烈	(20)
三、杀了一个混混儿	(28)
四、皇上也有难言之隐	(53)

第二章 君臣都卖国

一、打狗给主人看	-----	(63)
二、老中堂孤注一掷	-----	(77)
三、公车上书	-----	(87)
四、父业子承，两代人脸	无	(102)

第三章 江河日下

一、在皇上跟前一栽再栽	(113)
二、你就在家歇着吧	(127)
三、破鼓任你槌	(141)

四、台湾人面对《马关条约》痛哭不已	(156)
五、从局外之局再往外跳	(166)

第四章 干脆再堕落

一、摸贝子把李鸿章带去按摩，谁知.....	(179)
二、七十三岁的老中堂对房中术感兴趣了	(195)
三、风月场最讲认真二字	(205)

第五章 大清唯此一人

一、东窗事发	(221)
二、慈禧对李鸿章也动过相思	(235)
三、外国人就认李鸿章	(252)
四、中堂再斗大师	(271)

第六章 西洋镜

一、洋相与尊严	(287)
二、沙皇对他不错	(301)
三、签订中俄密约	(317)
四、东方俾斯麦与欧洲李鸿章	(329)

五、荷兰的望远镜，法国的避孕套	(346)
六、被英国女人踹了一脚	(362)
七、“择其善”不就是“师夷长”吗？	(373)

第七章 哀莫大于心死

一、疏忽了李莲英，中堂麻烦多多	(387)
二、清廷要把抗日英雄交给日本人	(398)
三、还是得佩服康有为	(409)
四、风烛残年，灾上加祸	(4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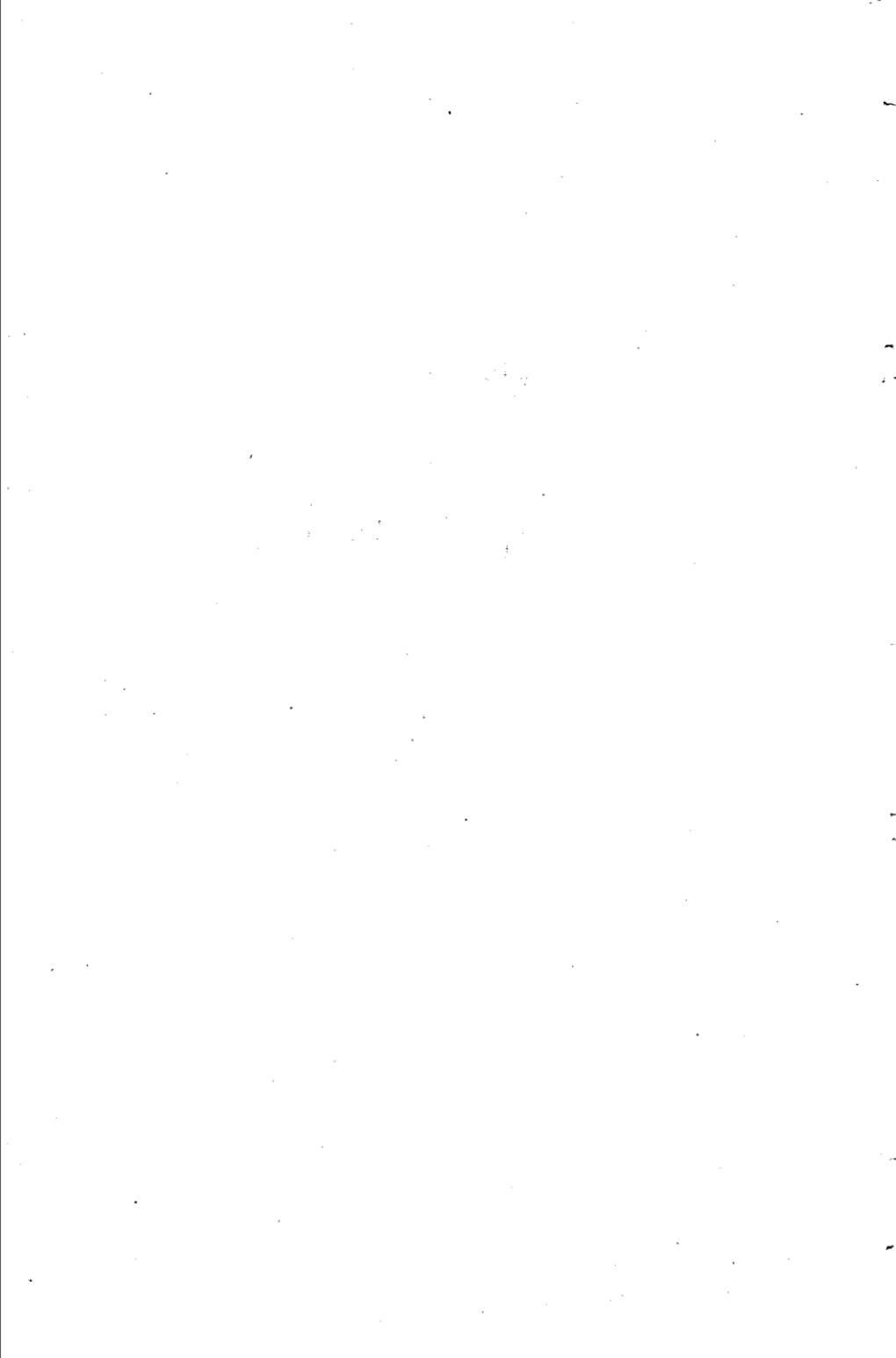
天下唯庸人无毁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梁启超：《李文忠公事略》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以何面目见国人



一、曾国藩之后，李鸿章是独一无二的

气笛长鸣一声，载着以李鸿章为首的清政府代表团的德籍轮船公义号、礼裕号从马关（下关）港口启航了。

当然不是载誉荣归！

静寂的海港本不拢音，可是汽笛的长鸣如泣如咽，凄怆回肠，久久萦绕在李鸿章的耳畔，自己做了什么？自己干了什么？

轮船静静地向西驶去，无垠的大海烟波浩渺。天水浑然一色的世界由苍然变得迷茫，由迷茫变得迷惘。

大化也有迷惘的知觉与灵性？它有，宇宙迷惘了，天地浑沌了。

站在公义号船头的甲板上，李鸿章任海风吹拂着他的袍褂、银须、脸颊。风与海游离了脱节了，大海平静得出奇，他大睁着眼睛看船下，海如一方金壁，船在壁上溜滑。不是无风三尺浪吗，怎么一切都变得这般肃然？

按照中国《画论》上讲，远山无纹，远水无波，远人无目，远树无枝。可是今天滔滔瀚海踩在脚下，这船“近水”——焉都觉不出荡漾与颠簸？

人生天地间，

忽如远行客。

陌生了，水师生涯几十载的他竟然感悟不出大海的本色，是造化的变幻与神奇，还是他变态了，痴呆了，麻木了？

人事有代谢，

往来成古今。

木然的他觉得鼻翼发痒，流泪了，他伸手一摸。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片刻间，他有了如是的共鸣与慨叹，随即袭来的却是愧疚。这般的出世与超脱，与天籁比肩的孤独、惆怅他没有过，也不配，哪及陈子昂公的万分之一呢。

始终在入世、涉世，好深呐。

一只白色的海鸥掠过，牵着他飞得好远好远。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公元1823年2月15日），随着一声婴儿的清脆的啼哭，他来到了人间。安徽合肥地域的冬天也好冷，可是李氏家族一片欢声笑语，生气盎然。

“天庭饱满，四方大脸，老二好沉啊！”

“看看他那手，又长又大将来准是一个大身量！”

母亲李氏乐得合不拢嘴，妯娌们竟然有些忌妒：瞧瞧人家本事多大，又是一个小子！

父亲文安早给他想好了名字。老大瀚章；《书·皋陶谟》称：“五服五章哉。”孔传：“尊身彩章各异。”李氏家族世代书香，当然文采之“章”能续香火，“瀚”字已有“储与扈治，浩浩瀚瀚”之意，二子也应依“瀚”而“鸿”，“五帝以昭，神家以

第一章 以何面目见国人

鸿”，鸿章当然更会文采激扬了。

鸿章不负众望。美丽富庶的巢湖之滨，土沃水丰，物宝天华，人杰地灵。

道光八年（1828年），六岁的小鸿章始学于棣华书屋，又名棣萼书屋，那是父亲李文安自办的家馆。

从《三字经》、《千字文》，到四书五经，父亲严厉的目光在家馆中甚而冷厉。他的心好静，因为祖父殿华未就功名之举，以致宗族繁衍，家大是小，年终索债者如过江之鲫。他要重振祖业，成就功名！

春光明媚，金秋灿灿。他也曾得暇放情地嬉戏过。

母亲天性淑贤，虽也督促他们发愤读书，但也心疼地让他们兄弟休憩耍戏。斗蟋蟀、拉老弦、捉迷藏、放风筝，只要完成了一天的学业，母亲就让他与兄弟玩一阵。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放风筝。

母亲的手好巧，粘糊的风筝有燕子、蜻蜓、蝴蝶、蜈蚣，色彩斑斓，栩栩如生。合肥县磨店乡方圆数十里的人们都知道，只要见到天空中悬浮的长蜈蚣、翠蜻蜓一出现，乡亲们就会仰头观望，交口称赞：这是文安媳妇那双巧手粘糊的。

小鸿章最爱翠蜻蜓。

巢湖之滨尽是“红辣椒”，翠绿色“蜻蜓”独树一帜，赏心悦目。

那天，晴空澄澈，秋风习习。他和大哥瀚章、三弟鹤章在棣华书屋之外放风筝。

金秋时节，棣华书屋这处被方塘、花树环绕的水阁好美。空气新鲜，门临方塘，菊花三径，水光映照，杨柳依依，一只翠绿色的大蜻蜓稳稳地悬浮在天际，是天宇“留白”中恰到好处的点缀。

大哥与三弟又玩起了斗草。今天他不想玩，只想静静地坐，静静地看，静静地目视着风筝的微动与游移。

薄暮，风反倒大了起来。看看绿蜻蜓的尾巴一翘一翘，他心疼地收线，不能折，那么娇嫩的细尾巴，别让它再迎烈风了。收得很稳。

他左手扯住线绳，右手握住“框子”，食指灵巧地快拨，框轴飞快地旋转，绿蜻蜓徐徐地飞下来。

就在还有十几丈高的时候，一阵狂风吹过，绿蜻蜓左摇右摆，急溜溜地滑泄下来。

糟了！他抬起右手一齐拉住绳线，发力猛拽猛扽，绿蜻蜓陡地扬起，却又一个跟头栽了下来。

好可怜，它竟然载进方塘，湿漉漉地飘浮在碧水上。

“蜻蜓，风筝！”他大叫。

瀚章、鹤章先是一惊，随后只是咯咯一笑：“哎哟，真来了一个蜻蜓点水哦！”

“不！”

他甩掉鞋子一头扑进水塘，水塘激起一团水花，他却咕咚咕咚呛水，身体一起一浮渐渐下坠。

“鸿章！”

“二哥……”

瀚章、鹤章手足无措，他们突然回头跑向书屋。

“快来人，救命啊……”

“鸿章落水啦！……”

他昏迷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开始发热、抽搐，第三天才能进汤水，甦醒了。

父亲文安急得团团转，母亲只是在一旁落泪。还好，他醒了。